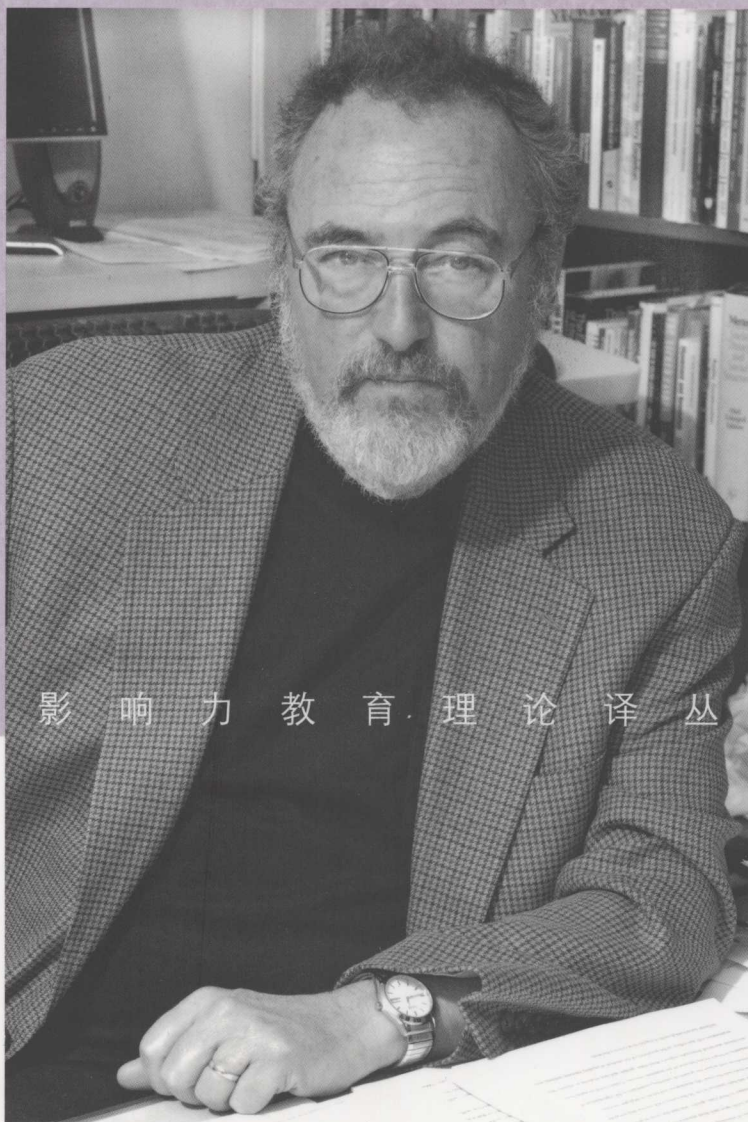


THE SUBALTERN SPEAK

Curriculum, Power, and
Educational Struggles



M 阿普尔 集
MICHAEL W. APPLE

影 响 力 教 育 理 论 译 丛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迈克尔·W·阿普尔 等编
罗 燕 钟 南 等译
叶富贵 罗 燕 等校

被压迫者的声音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M 阿普尔 集
MICHAEL W. APPLE

THE SUBALTERN SPEAK

Curriculum, Power, and
Educational Struggles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被压迫者的声音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迈克尔·W·阿普尔 等编
罗 燕 钟 南 等译
叶富贵 罗 燕 等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压迫者的声音/(美)迈克尔·W·阿普尔等编;罗燕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ISBN 978-7-5617-6116-8

I. 被… II. ①迈…②罗… III. 教育—研究 IV. G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784 号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被压迫者的声音

编 著 迈克尔·W·阿普尔

译 者 罗燕等

项目编辑 金 勇

审读编辑 余 强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江苏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6 开

插 页 2

印 张 22.25

字 数 31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116-8/G·3548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阿普尔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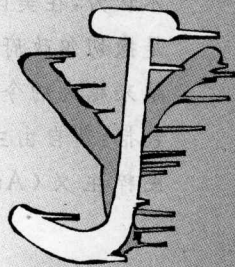
// 阿普尔集序*

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W. Apple)这个名字对中国教育学术界来说已不陌生,1979年他出版了《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一举成名,此后一直活跃在教育著述的舞台上,至今仍然文思泉涌,笔耕不辍,展示了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批判教育家形象。

《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2001年首次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他多次来过中国,对中国的教育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广泛的兴趣。他的思想与成果也越来越受到中国教育界的关注。目前在中国已经翻译出版的著作有:《意识形态与课程》、《官方知识》、《教科书政治学》、《国家与知识政治》、《文化政治与教育》。为了让中国的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阿普尔的教育思想与理论,这次我们将阿普尔的著作集辑,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套阿普尔译丛包括《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官方知识》、《教科书政治学》、《国家与知识政治》、《教育的“正确”之路》、《被压迫者的声音》等共七本著作。这些著作是从阿普尔的30多本著作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其中的绝大部分著作曾经被翻译成日、法、德、韩、泰、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意大利等多国语言,还有一些著作获得了大奖,如《意识形态与课程》和《官方知识》入选20世纪最重要的著作,《教育的“正确”之路》被美国教育研究协会授予杰出著作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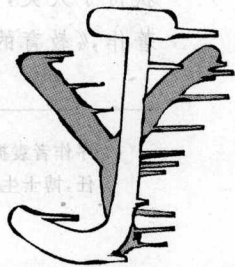
* 序作者袁振国,现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丛中的每本书都独具特色,能够独立成篇,当把它们综合在一起时,又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这套经典译丛基本反映了阿普尔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教育思想发展的大体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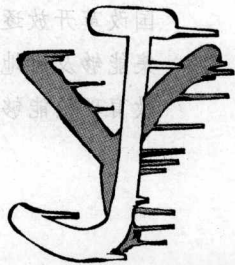
阿普尔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关注意识形态与课程。此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有《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和《教科书政治学》。《意识形态与课程》是阿普尔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使他一举成名,为他赢得了广泛的世界声誉。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课程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和技术问题,也不是一项中立的事业,它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问题,课程总是陷入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冲突的历史泥沼之中。为此,他针对斯宾塞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提出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从而开启了探讨意识形态与课程关系的先河。在《教育与权力》一书中,他集中关注学校问题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他分析了各种政治力量、学校场所以及师生如何抵制等问题,考察了各种被认为对资本主义经济非常重要的知识(技术管理知识)。尽管社会的经济水平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拥有高水平的技术,但是真正重要的是用于经济的知识资本。在此基础上,他开始拓宽视角,借助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以及伯恩斯坦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分析了课程的内容和结构,它们如何被选择以及怎样被组织和传授等等问题,以此考察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教科书政治学》探讨了作为官方知识的教科书的作用,分析了教师的任务,指出教科书对妇女教师,尤其是小学的大多数教师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分析作为课程核心的教科书的政治属性。他尤其关注教科书的政治经济学和知识社会学,并且提出可以采取的政治行动。

阿普尔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批判保守主义的右派。在此阶段代表性的著作有《官方知识》和《教育的“正确”之路》(第一版)。阿普尔认为,在美国,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变革更趋向于保守主义。在英国是撒切尔政府时期,在美国就是里根政府时期。在保守主义势力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美国的教育政策基本被右翼联盟所控制。这个联盟包括: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s)、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s)、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ts)和中产阶级的管理主义(New



middle class managerialism)。新自由主义认为凡是私的就是好的,而公的就是坏的,鼓励竞争与私有化,倡导择校与教育券这样的教育政策;新保守主义主张由国家来控制知识与价值,强调回到“传统”经典,倡导实施统一的国家课程和国家测验这样的教育政策;威权民粹主义有很深的宗教根源,它强烈支持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教育政策,同时强调家庭权威、伦理观念和基督道德的重要性,倡导家庭学校运动 and 在家上学的教育政策;专业管理的新中产阶级是一种新的管理主义,强调测量、评估、效率与标准的重要性,倡导绩效问责和高标准测验这样的教育政策。这四种力量形成保守主义的联盟,阿普尔称这四种联盟的势力为“保守主义的现代化”,它们共同推动了择校、教育券、公立学校私营化、国家课程、全国统一考试等教育政策,《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法是这些教育政策得以合法化的标志。他认为:如果想理解如何变革学校,就必须向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那些人学习,他们不是左派的人,而是右派的人。如果想理解如何进行反霸权的运动,就必须考察使用这些现代权力的人,考察很强势的、处于权力中心的右翼集团,考察他们所做的并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总之,这两本书聚集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威权民粹主义和中产阶级管理主义的联盟,考察它们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人们接受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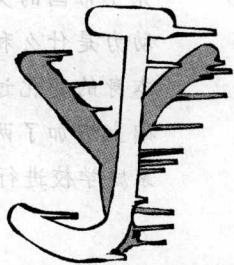
阿普尔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以国际的视野拓展他的理论。在此阶段的著作有《国家与知识政治》、《教育的“正确”之路》(第二版)和《被压迫者的声音》。《国家与知识政治》重点关注国家的作用,生动地描述了美国、新加坡、瑞典、挪威、韩国、巴西等一些国家的案例,深入剖析国家与知识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官方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机构、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被传授,因此探讨学校知识必须考虑到知识的内外背景,也就是要与更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联。同时,本书也研究了帝国的文化政治学,帝国如何进行文化控制,殖民地的社会与文化动力是什么和社会运动怎样从底层向这种控制进行挑战以及社会运动本身的变化过程等等。《教育的“正确”之路》(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章,在继续探讨保守主义右翼联盟的同时,对日益增长的家庭学校进行考察,并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体现出的新管理主



义进行批判。本书既是一部学术性极强的理论著作,又是一部很有实践价值的教育政策方面的读本,尤其对美国当前的教育政策与未来走向做了非常详实而有深度的分析与解读,对了解美国教育改革意义重大。《被压迫者的声音》更具国际化,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格兰和美国等英语国家的国际化教育实践。阿普尔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在教育领域中到底谁在说和做、有多大的说和做的空间、其效果和意义何在,从而揭示教育剧场中统治者与被压迫者到底是怎么“说”的。总之,此阶段阿普尔试图思考,对一些国家来说,这种国际化意味着什么,例如对南非、巴西、中国等等。他写了巴西 Porto Rico 成功的改革,他与巴西的人们一起工作,也在印度的新德里建立民主学校。他计划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做一些国际性的、成功的或强有力的民主教育的实验,并从事一些批判性的工作。其立场是西方必须向东方学习,北方必须向南方学习,保持谦虚的态度,少些傲慢。

阿普尔的教育思想深受马克思、葛兰西、布迪厄、伯恩斯坦等思想家的影响,又来源于家庭成长的背景;他既是一位深邃的理论家,又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既是一位教育问题的批判者,又是一位民主教育思想的倡导者。他的工作主要是探讨教育中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对教育的影响,检查课程的意识形态、知识和权力等的复杂关系,批判课程中的阶级、种族与性别等问题。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意识形态与课程的关系是什么?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什么是教育的“正确”之路?受压迫者有发言权吗?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分析教育与课程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为批判教育理论和新左派的著名代表,阿普尔始终坚信自己的理念,猛烈批评在美国复兴的右派和保守主义的现代化,积极倡导教育民主之路。尽管他知道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革命”,但他还在不知疲倦地为之奋斗。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理论上的思考,而且是一种实践上的行动。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和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很高兴看到阿普尔集能够及时地与读者见面,相信这套译丛对繁荣我国教育思想、丰富我国教育理论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会有所启示。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丛书主编 袁振国 谢维和 徐 辉 张斌贤

选编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杰人 阮光页 张斌贤 金 勇
袁振国 徐 辉 谢维和

总

序

// 总 序

学术交流是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陆续翻译引进了一批批外国教育理论著作,这对促进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教育理论著作翻译引进的工作有所减弱,在已有的教育理论翻译作品中,也较多的集中于单科性作品,综合性、思想性较强的作品较少,有也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作品。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作品和作家,由于没有系统译介,以讹传讹的也不少。为此,我们筹划了这套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选题的重点是思想性、综合性较强,学术覆盖面较广,较具原创性的作品,时间上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为主。虽然这中间有些作品翻译难度较大,但我们也希望不避烦难,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希望学者同仁共同关心这一工作的进展,为丛书出谋划策,推荐作品,参与翻译,不断提高这套丛书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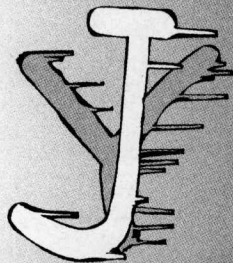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袁振国(华东师范大学)

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

徐 辉(浙江师范大学)

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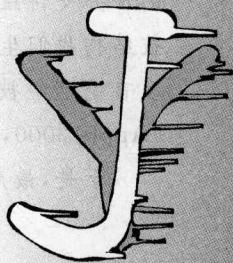
作者中文版序

作者中文版序

教育批判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其中被提出的最重要问题包括:我们应该教什么样的知识?应该教谁的知识?对此谁有决定权?谁从目前教育机构的组织和控制方式中获益?谁又应该从中获益?当然,可以列出的问题还有更多。应该说,以上这些问题都和如何理解教育统治以及如何干预教育统治相关。对我过去40年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这一直是我工作的主旨。

应该说,《被压迫者的声音》和我过去所著《意识形态与课程》、《文化政治和教育》、《合法性知识》、《国家与知识政治》以及最近的《教育的“正确”之路》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些著作中,我批判性地考察了教育作为一个领域其再生产、斗争和控制的功能。目前这些著作有的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有的则行将被翻译成中文。

与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较,《被压迫者的声音》一书在一个很关键的领域有所突破。它特别关注社会“底层”是如何被建构的,以及他们又是如何建构自己的。本书是我和克莉丝汀·布诺斯以及其他许多作者多年来思考的结果。一直以来,我们都试图解析一个宏大社会中的教育统治——服从关系中的理论、实践和政治性问题,并试图对其加以干预。但是作为教育圈内的人,我们一直关注的是教育内部的权力运作方式和通过教育的权力运作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机构内部的斗争。有鉴于此,我和克莉丝汀·布诺斯都感觉到,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不是被人掩盖了就是不被听到。巴西伟大的教育家保罗·弗莱雷一直提醒我们,真正的教育必须开始于对话。但是如果只有一方能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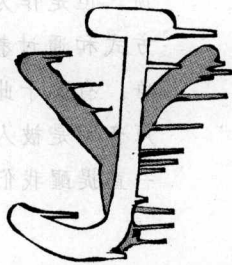
说话或是只有他们的话才能被听到,那么就不会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一个最初看似简单而清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我们最初的想法只是想考察一下被压迫者是怎么说话的、在何时说话的,并希望能揭示他们究竟说了什么。我们当时只是想为被压迫者提供一个说话的空间,对他们的话加以记录和批判(成为他们的“批判秘书”),这样他们的声音和真知灼见才不会被教育者、学者、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等所漠视。我们都知道这么做存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便是我们是否能真的准确地表达出这些声音。我们的所作所为会不会也是在微妙地对既有的统治关系进行再生产?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都意识到对这些话题我们真的有重要的话要说。

关于谁是被压迫者、什么才是说话、说的是什么、甚至谁听到了等等,这些问题都存在着大量的理论和政治上的争论。于是我们意识到有必要考虑斯皮瓦克以最佳方式所总结出来的那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被压迫者能说话吗?”(Spivak, 1988)对斯皮瓦克的问题加以认真思考,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那些教育领域之外的听众,并且囊括那些更广泛范围内的批判性分析——除了课程教育之外,还要包括文化研究、女性研究、社会学、后殖民研究以及批判政策研究等。

然而,随着我们开始编辑本书,我们发现所要应对的政治问题远比我们最初所设想的复杂得多。例如,在当今社会的机构中,同时被再生产和存在斗争的权力关系是多元的——阶级、种族/民族、性别和宗教等等。因此,诠释某种声音是不是被压迫者“最真实的声音”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在任何真实的情境中,同时发生作用的权力机制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加之如本书所示,很多原本是统治群体里的分子也把自己称作被压迫者,这样的自我宣称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闻所未闻,这就使得我们的任务变得益发复杂。不过,在当今这个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日益结构我们生活的西方(当然也包括其他许多地方),被压迫群体的很多言论已经被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所盗用,并服务于其自身目的(Apple 2000, 2006)。因此,所有这些虽复杂却非常真实。

于是,最后我们决定将这些问题自身所蕴含的所有复杂性全部呈



现于本书。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没有风险的,我们痛苦地意识到,对事物复杂化的处理无疑会使我们对抗压迫现实的努力变得更困难。但是,现实既然是复杂的,我们就要对此加以反映,因为作决策的是那些真实机构中的真实的人,而他们所做的决定无论对学生生活还是社群生活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如果身处教育中的我们不能根据来自底层复杂的声音而有所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就无法自足,因为最终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对话”,而是意识形态的强加。

我和克莉丝汀·布诺斯都很明白,本书的内容无法直接用于诠释中国的现实。正如我从多次的中国之行中所认识到的,中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国家,其复杂性往往不是被西方的作者所忽视就是被误解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本书中所做的批判性分析,能够帮助中国的批判研究者拓展空间,让中国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让这种声音能够被听见。这是我们理解统治、干预统治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

让我以一句感谢的话来结束这篇序言。不管一本书有多好,它是否能在其他国家真正产生影响取决于翻译者是否真正关注作者在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想向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的翻译者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迈克尔·W·阿普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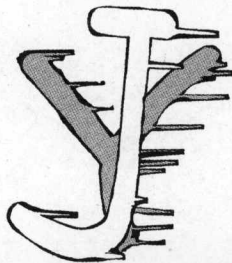
John Bascom Professor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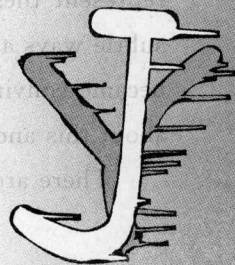


“Prefa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 of *The Subaltern Speak*

There is a very long tradition of asking critical questions in education.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are: What and whose knowledge should we teach? Who should decide? Who benefits from the ways in which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re now organized and controlled? Who should benefit? How do we transform these institutions so that they serve more genuinely democratic and egalitarian purposes?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other questions that could be added to this. But the list points to a set of tasks that involve what is best thought of a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rupting dominance in education. Those of you who are familiar with my work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know that this task is something I have tried to take very seriously.

The Subaltern Speak follows a path that I first laid out in books such as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2004), *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 (Apple 1996), *Official Knowledge* (2000), *The State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pple et al 2003), and most recently *Educating the “Right” Way* (Apple 2006). In those volumes, I critically examined the ways in which education functions as an arena that reproduces, and possibly contests, domination. All of these books have been or are being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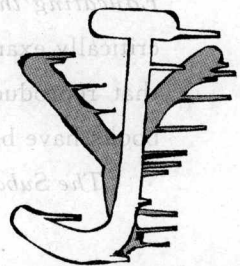
The Subaltern Speak goes further than these other volumes in a



crucial area. It focuses specifically on the ways in which “the bottom” of society is constructed and how the bottom constructs itself. This book is the result of years of thought on the part of myself and Kristen Buras, as well as the other authors of chapters included here. All of us are deeply committed to the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political project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rupting the relations of 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 in the larger society. But as people involved in education, we focus on the ways in which power works in and through education and on the struggles that are generated by the ways power works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inking about the current state of critical educational theory and analysis, Kristen Buras and I felt that the multiple voices of those on the bottom of society were too often silenced or were not heard. As the great Brazilian educator Paulo Freire (1970) always reminded us, real education must begin in dialogue. But there can be no dialogue if only one side has the power to speak or to be listened to.

What at first seemed to us to be a relatively clear and simple project turned out to be immensely complicated. Documenting how and when the oppressed speak, and illuminating what they are saying, was our original goal. We wanted to provide a space for the voices of the oppressed, to act as their “critical secretaries” so that their voices and their powerful insights could not be ignored by educators, scholars, policy mak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thers. We knew that there were problems with doing this, including the important question of whether we could actually accurately represent these voices. Were we simply reproducing dominance in subtle ways as well? This is not an easy issue to deal with. But we became convinced that collectively we had important things to say about this and about other issu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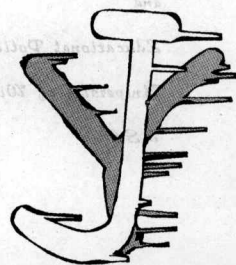
There are many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 debates concerning who



the subaltern are, what counts as speech, what the messages are, and even who listens. Thus, we were conscious of our need to take account of the debates that are best summarized in Gayatri Spivak's contentious question,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Spivak 1988). Taking Spivak's question as seriously as it deserves meant that we had to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an audience that was larger than those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audience had to include people in a wider range of critical analyses — education of course, but also cultural studies, women's studies, sociology, post-colonial studies,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and so on.

As we began the work on this volume, it hence became even clearer that the politics we had to deal with were much more complex than we originally envisioned. For example, in the institutions of this society there are multiple power relations being reproduced and contested at the same time — class, race/ethnicity, gender, religion, and others. Interpreting whether something is "the genuine voice" of the subaltern gets very difficult when one realizes that there may be contradictory dynamics of power all operating at the same time in any real situation. Our task got harder as well, because as we show in this volume some elements of dominant groups are now claiming to be oppressed themselves. This claim seems very strange to us. But in a time of neoliberal and neoconservative restructuring in the West (and elsewhere), both many of the arguments and much of the language of oppressed groups have been re-appropriated by dominant groups and used for their own purposes (Apple 2000, 2006).

In the end, we decided to present the issues in all of their complexity. There is a danger in making this decision, for we are painfully aware that sometimes making things complicated can also make it harder for us to act against oppressive realities. But when reality is complex, our actions need to reflect this complexity as well.



In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a realization of this complexity is crucial, since real people in real institutions make decisions that have lasting effects on students' and communities' lives. If those of us in education do not act in ways that "reflect the complex voices" from below, we are not acting in an ethical way. The result is not "dialogue," but ideological imposition.

Both Kristen Buras and I understand that the material included in this book cannot be automatically us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realities of China. As I have learned from my repeated trips there, China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nation, a complexity that is all too often ignored or misunderstood by western writers. But we hope that our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can assist critical researchers and activists in China in their own efforts to provide spaces where the voices of the oppressed are heard. This is a significant step in our task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rupting dominance.

Let me end this Preface with a final statement of appreciation. No matter how good a book is, its influence in other countries depends on the efforts of translators who care deeply about the issues that are raised by the authors. Because of this, I want to thank the translators of this book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ducation for all of the hard and creative work in which they have engaged.

Michael W. Apple

John Bascom Professor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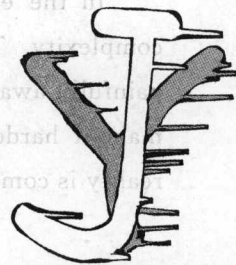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Policy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USA



参考文献

- Apple, M. W. (1996). *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Apple, M. W. (2000). *Official Knowledge*,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Apple, M. W. , et al. (2003). *The State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New York: Routledge.
- Apple, M. W. (2004).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3r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Apple, M. W. (2006). *Educating the "Right" Way*. New York: Routledge.
-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 Spivak, G.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271 - 31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